

史記

卷六十二之七
列傳一之七

老子

司馬穰苴

莊子

孫武

伯夷

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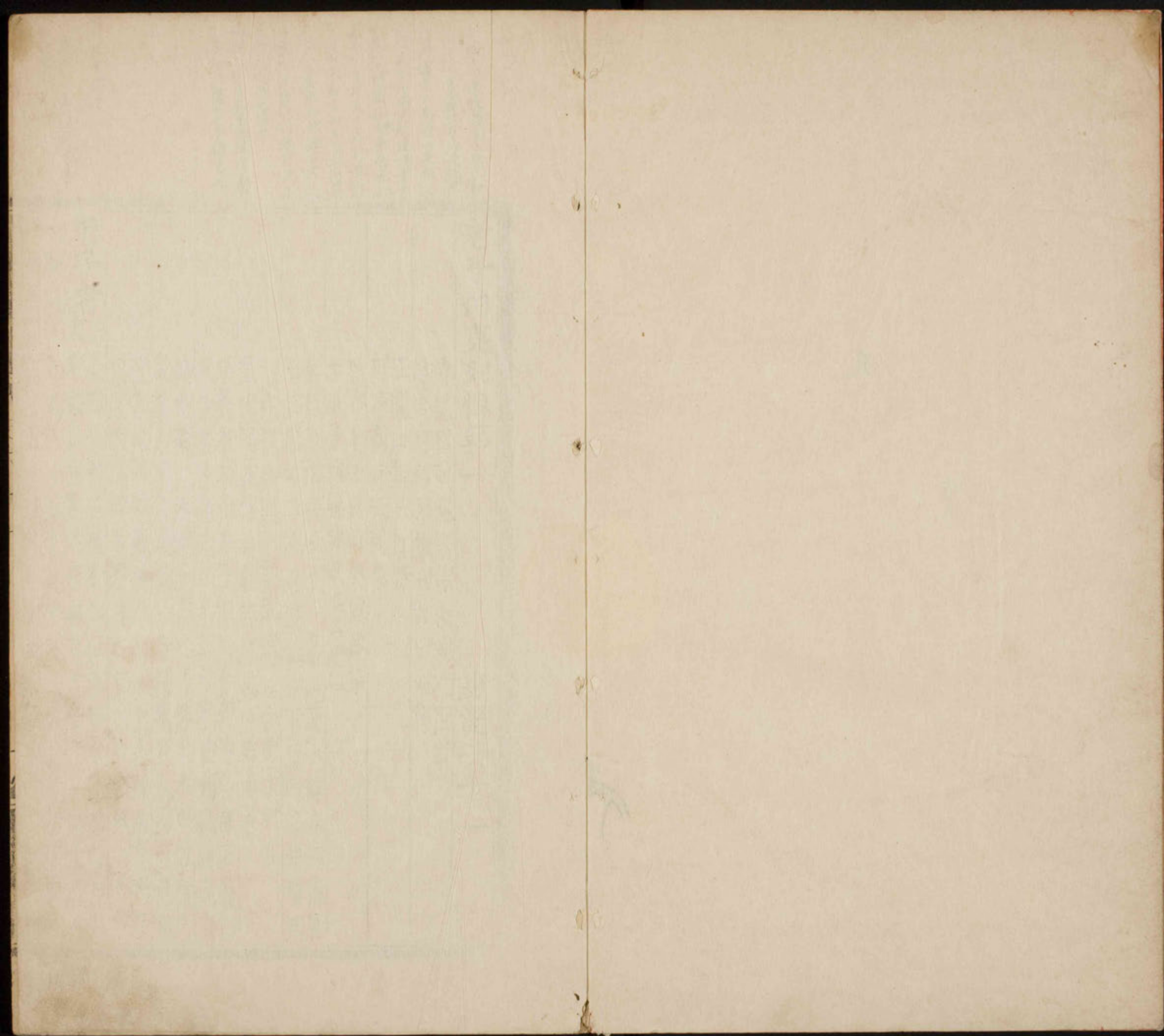
管晏

伍子胥

申不害

仲尼弟子

韓非



本無老子二字

至天德獨溪收諸集書宣和
史記後云金馬臨寧有持大板木
能而列傳老子為首心甚怪之
莫知其本所出列傳諸書為
亦莫知之因開國會事先宣和
某年有旨升老子於列傳首
乃情所見蓋宣和未行矣
夫以人之喜惡而欺誣萬世之
傳載推是道以行政於天下
其山身禍國也宜哉
衛漢只知宣和不知開元蓋升
老子冠列傳者本開元心

不在解亦傳首

外字生真多前請外字者
所教之義乎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
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宣同傳先賢已

有成論今則不可依權宜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

處東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
設道則禁巫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

可道故列老子莊子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
與法系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王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
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
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曰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

果之義各異曰身為有義通三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廼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
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
子或以為西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關
南五十二里西谷關在陝州挑林縣西南十二里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西谷關
銘云尹喜要老子留
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於是老子廼著書
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為于偽反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
傳曰仙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
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

老子伯夷傳

師說巨勝者巨麻之名也但明麻
之字純黑意為巨勝之或明麻之有
方至焉然則巨勝有兩說食之則輕
人身之 具 平教 作 巨

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
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
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觀其氣
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
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
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荒度為牆蓬蒿為室杖木
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
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續而衣其遺粒
足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
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
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
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前太史公為
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知知
故言蓋及或也王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
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
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索隱公與
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
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太始之以其脩道而養
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關令尹喜

列仙傳三

七十歲多有異國紀作七十歲封
神書亦作七十歲而秦紀作七十
七歲此傳作七十歲七十之字倒
手宜作七十歲解見周紀注
及封神書

否音不

隱公八年

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
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或曰儋即老子
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
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
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姓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
段名干木或失之天下自宗子注索隱曰注子宮宮
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
玄孫假正義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
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

老子伯夷傳

本在韓非傳有老子之次

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
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子
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
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
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正義曰郭緣生述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
征記云蒙縣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漆園故城在曹州
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畧其書十
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
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
律寓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音去去篋
類也寓寄也
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
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

腹不

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

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

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

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

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

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耻之

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

老子伯夷傳

周書紀開士史記正義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水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故聖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之此程子史記所載諫詞

少繫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索隱曰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雄東方朔見其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

其文辭不少繫見何哉索隱曰繫是梗繫謂畧也蓋以

不少梗繫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

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

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可異

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其詩云我安適歸

是怨詞也故云可畏焉

是怨詞也故云可畏焉

之類之乎
其詞然上
然索隱取
無洗耳一
許由之事而
篇云堯讓
外物讓王
紀述及自
在王帝本
多異說其
太史公之
其意其辭
其意其辭
其意其辭
其意其辭

十九畧注中馬當馬前
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年武王十
年伐紂事皆與然漢人曰說以
武王上龍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
一年故云余詳見太極書集傳及
序篇注

老子伯夷傳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
非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
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理志孤
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正義李前注內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
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蓋者疑
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
伯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
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周書紀周七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飯西山當以隨西為是石曼卿詩曰耻生陽武于父日寧死唐虞攝遜遜謂首陽在河東
商坂乃齊部之東齊故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南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云云子居河海之間則聖鄉謂首陽在商為得其實濟水石名氏氏謂首陽

栗隱於首陽山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

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龍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
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
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
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
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
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二
子比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
縣首陽山在岐陽西索隱曰微也爾雅
北明即夷齊餓死處采薇而食之索隱曰微也爾雅
云薇也○正義曰
且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
即首陽山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殺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數獲禪
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
之辭也徂者往也

劉義風雅堂補遺上宋徽宗
注案仁宗氏謂此歌本微之
詩詞此而與伯夷之說所云
奇氣豪不同蓋疑其為古人微
作若夫史公所載賦詩可謂為
然此而與伯夷之說所云
之命數終微以死則其介
之氣豈有可待而憂焉何怨之

莊子讓
長齊遂餓
而死焉曰
論語伯夷
叔齊餓
首陽之下
不言其死
而此云死焉
亦微明其
餓以終未
必餓死

有哉其詞詞之文殊尚山崇
芝歌法僅者之既故不得不疑
國學龍圖士伯夷傳天德無親常
與善人君伯夷者謂善人非
耶程子曰天道甚大每可以人
之故幸竟窺測和日願何為
而太師何為而壽皆指人計
較天理則知天之

聖義曰夫天之大報施顯而
非之文以教誨而以壽終之

師說管氏說曰引氏以爲肝肝
之此則引肝爲肝之書取人之
爲生贈其教者不肖肝肝之說
則依引氏之意宜讀贈人之肉
馬氏以爲肝者肝之教者
而取人之肝肝以爲肝而補之
則依馬氏之意宜讀肝人之肉
之今案則但云肝肝之引肝爲
贈者其極本明之方諸書傳未
有訓肝爲贈者之說似無所據
之義者以馬氏之說者管氏之
義是之依馬氏則義則字義未
明也猶云肝肝人之身也然則
引馬氏之義而用肝肝之義而
其意少異月或又說引氏以爲
肝食人之肉爲肝

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絜行如此
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
子一簞食瓢飲未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跖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
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篇名○正義曰按跖
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號之爲盜跖
謂取人肉爲生肝非也莊子云而肅之暴矣恣睢索隱曰暴
方休卒太山之陽膾炙人肝而肅之暴矣恣睢索隱曰暴
而惡然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
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爲睢惡之貌○正義曰睢仲

老子伯夷傳

白目怒貌言跖兇暴惡
戾恣性而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
音同按潼水名因爲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爲縣○正義
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
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跖無
平陵縣今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跖無
以壽終是其人遵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
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
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若至近世操行
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者也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楚靈魯桓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
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
謂北郭駟鮑焦等是也
行不由徑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
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

家言注此言善雖無報而名卒不可滅

數謂龍逢之比干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
是耶深感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
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由味
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
敢的言是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
故云儻也
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
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
可求而得之雖執鞭
賤職我亦為之也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者古人之
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
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
苟容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皆亂有
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此
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混亂清濁之士不撓不苟

老子伯夷傳

家言註云彼謂操行不軌以下此謂擇地而陷以下

注懼恐術字

案隱引孫許正義引乾象今案索隱義正義可之易云同出相親此云同明相照

合於盜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
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
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
重謂盜跖等也輕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
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
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
夫殉財烈士殉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
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
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
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之美也
賈子曰
索隱曰賈誼
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
云然故太史
貪夫殉財
正義曰殉財赴反求也
公引而稱之
烈士殉
名
名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
曰焉者時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焉時矜其生也鄭誼
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
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衆庶焉生乃成其史記也
同明相照
曰已

黃氏曰初曰未也最難言
非夫子所稱不還而前還
夷且非其誠而為子顏子
盜而及覆嗟嘆卒歸之各
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
名益彰其趣遠其文遠
意在言外詠味無窮然
豈知其心之無私耶

老子伯夷傳

下並繫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欲雨而柱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終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返於正莫近於春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列傳才下

正義者云之士指青雲天上貴大之士也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湮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也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厲行脩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代也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盜且聚群 吉凶倚伏 賢而餓死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報施糾紛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此高取實錄 服鳥戲之意 指千隨節子 文與叔齊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老子伯夷傳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潁陽城漢有潁陽縣

潁陽縣在潁水之南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吾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牙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

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

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

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

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夷吾之居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

齊大夫叔牙之後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

正義曰管子云

鮑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

相齊以九惠之

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是九惠也

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本作管仲夷吾

常本夷吾下同

注鮑叔之子鮑叔敬仲字叔牙
鮑叔牙敬仲之子也又字叔牙

師說員以為此管氏之子孫也故引之其註教本管氏之世系而明其之說乃引先傳管氏之世祀之詞則員友其情其以馬管仲之子孫也其說非也黃石公書此曰管仲其子孫必有封邑管仲既死管仲之子孫世祿於齊以此文則管仲之子孫之文於史記之文以而猶云管仲之子孫之此上下文意觀之其事若如員說者於文次為失所以員之大失無過于此矣

管晏傳

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索隱曰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

齊世家何曾為始任我為始蔡為終今此傳自終至始之

不若夷吾者五實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使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今舉其大畧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四從母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耻也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予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衡謂得失也有得失其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重之有得失其甚戒慎之

老子經取字奪言歌年從
之物則先年彼之如此則自然
物既已之是政之宜也

南面而稱

蔡人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
之會正義曰今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休音妹在
日休莫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詐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
所寶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
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若地志云管仲冢在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
貴桓公以為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疏不能
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
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
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晏傳

黃鐘至也世世謂齊本之避
應太宋謂之齊本之而如此則
世本之外別有齊本乎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
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
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
云故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
夷維邑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
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語不及之即危
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
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以此三也顯名於諸侯越
石父賢在繆紕中正義曰繆力追反繆黑索也紕繫也
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
苟免餓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
此文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休縛反注皇覽云晏
子冢在臨淄城南當水南桓公

彼言世不知我

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
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
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之冢攝衣冠謝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
君子誠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
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繯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
寤而贖我是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繯紲之中晏
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問
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
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
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
以自下者多下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

官晏傳

列傳晏子
長不滿七尺

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

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正義曰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

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

輔弱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語曰將順其美

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

語曰將順其美
之詞

二篇名
師言孔子以管仲為小者仲
之時周道已衰桓公最賢
若仲乘此時而令為強桓
即可成王業也依周道之
裏而成功者之至者十載
一時之而不勉桓公而王
業而至於霸王而止也
記之義宜如此而利以言
仲復令桓公輔周室之
已衰之而即復為已利自稱
霸桓公周室雖衰已是王
而不至至王者方今周
道已衰無異諸侯猶云
不勉周室又成王業也

若如史遷之意孔以爲
仲宜使桓公奪周室之權
而自爲天子也而仲不令桓
公爲天子在諸侯之列也
奪天子之位者大亂之源
也孔子豈以不爲桓公桓公
爲小哉故曰自成義耳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示
孝經事君章之詞也

管子曰管仲也所謂賢臣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義匡救國家之惡令

君臣百姓相親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去

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

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仲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爲崔杼爲之

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東吾成霸

平仲稱賢

管

且不掩肩

轉禍爲福

危言獲全

管

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管

管晏傳

人望存焉

或以人望係管晏二人非歟昭三句雖有平仲字專謂晏無管字故終三句又謂晏子之人望存焉傳云民之望之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

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

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冠屢交異乎此

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書七畧云申

子三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韓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老子韓非

老子

韓非

胡三省通鑑注黃老黃帝老子之書

此本大
師說列本無大字刻之意黃老之法
手難難及通步異而其大旨不異然
則其讀本於黃老其以爲則未
得其本旨者索隱曰黃老之法
之篇而足觀之韓文大旨索隱
列本於黃老之意黃老之法
字故以大歸爲大則則則則
抱本於黃老之大本之有無者
二人所見本各異乎
制執勢三字無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
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昔書三十餘
篇號曰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
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
黃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
是大抵亦崇非爲人口吃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
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曰索隱
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
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
者乃皆安祿養父之臣非勇悍中

申韓傳

便及折衝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
禦侮之人所用非所養常所祿養之人故難可盡其死
力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姦邪諂諛
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
而作韓子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二十卷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
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
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
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
外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
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
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
故其書有說難篇也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
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
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
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
難識情理不

說

憤

術

吃

歸

大

當人主之心恐犯逆諱說之難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
吾意之難也亦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
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侯劉氏云吾之
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反又非吾敢有凡
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也
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時未射
專重之意貴賤備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
曰說之難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
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所說出於為名
當之問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
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申韓傳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
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
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
說以帝王故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
怒而不用也
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
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
說實時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
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
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
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
顯不收其身說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
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
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

議以推人主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澤濡也
之惡則身危正義曰周澤未渥也
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正義曰周澤未渥也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正義曰周澤未渥也
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正義曰周澤未渥也
也韓子作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
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牆壞有盜却為見
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夫貴人得計而
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
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知前發其蹤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主明所出乃以有所營為說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疆迷關中違
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疆其兩反人主必不欲

韓子

師說九改引書述上文而後後詞
也此故曰書述上文而後後詞
此受起諸文為一條也非連上事矣

有為而說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強令為之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
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為而說者疆止之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之事情乃為與之論細人則以為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刺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
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則以為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知而屈之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義曰省汎濫博文則多而又之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又之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汎濫博文則多而又之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乃永又人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與音預人主
主疲倦

又本作文
師說與作
文則作久

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
 懦而不盡事情也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
 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失誤說士無以
 其所醜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
 也失誤窮極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乃為訕上之也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
 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繫之
 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索隱曰繫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
 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正義繫古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

申韓傳

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
 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
 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
 而又幾諫之不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
 拂恬於君也亦無別有所擊射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拂恬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
 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知盡之難也徐
 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廣
 道難也韓子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
 也為能盡此說說之道得當人主得曠日彌久而周澤
 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既渥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說之難三

辭本不悖

得言本不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累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也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王道百里奚為虜
正義曰晉世家云虢滅虞公皆所是也

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

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廚是汙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

公欲伐胡

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廼以其子妻

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

中韓傳

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

知皆當矣

正義曰當浪反

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

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虞唐

李財下有物字初無甚字

擾可押而騎一不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則無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申韓傳

本刪取世二字

功道虛無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勸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廼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指老子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指李斯

終亡李斯

韓非依為李斯地實不虛言防竟被亡之所嘆也

黃氏曰：此老子手筆，韓非同傳論者，然金觀夫大者，有章句而無義，於老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莫知本末，故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申不害則名刑名，於韓非曰：善刑名，於化者，則名國實，壞之然，實人所以制天下，於善者，政教之世，亦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於刑名，此本史公自源但通評，著之為後世戒也。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申韓傳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大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比界。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

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謂

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即臣反，遂以將軍為官名。將故子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軍，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仆者謂卧其表也決漏者謂決去其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表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

司馬穰苴傳

穰苴持節持旌旗之幢節也
一云持節手兵符也

斬

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指外之立木承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并竈重校者殉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并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曰比作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皆水行本作
介持行定
出下有字

於是追擊之遂

司馬穰道傳

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

正義放而方往反

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彙。

置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稷直

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
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

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

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撰

苴之二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嬰薦穰苴

三軍驚惕

法行司馬

實ニ賴ヨリ宗ニ戚ニ

蕉講唯拳燕侵而上不拳皆
伐阿甄為最累局

充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

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

為隊長

正義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

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

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

正義文場以上卷有十三篇人
為孫子不然上卷五篇中卷四
篇下卷四篇合十三篇也

九十八篇一隊

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
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使使下
急也使色吏反曰寡人
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
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
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
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
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
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

孫子吳起列傳

孫臏傳

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
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
子真所著悲非也其書多記吳越土後土地或後人後
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
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
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類忍反龐
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
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
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
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
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
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
第且也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

師說射者猶量之言預量已之
利害慮之意也此言射之利
也則言食夜也上云重射下
云逐射其意並同也

師說義可

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

也辨非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

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

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

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救闕者不搏撻索隱曰音

即牽劉云控總捲縮非也其怒益熾矣按撻謂以手持撻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

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

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擣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

孫子吳起傳

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索隱曰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今

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

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

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

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卒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

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

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

師說格者

擊擊擊
通用音氏
余四見先

十三歲或作
十五歲

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
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
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

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
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
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

孫子兵法

此名顯天下也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東

棄衛

曾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得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心及其見然用兵司馬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孫子吳起傳

服虔曰李
耳其故實
而居事
示必死節
於其主也
本無美公三
字而吳子之
作此子

集解見正義曰以天子在北
故同處在西為左臥
在東為右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顏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脩政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大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

左則東邊別
月孟門也

通鑑解注相見亮以此田文源
齊之田文

明臣讀曰向廣從猶多廣
脈之

子三為本三為子

曰田氏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
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
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

孫子吳起傳

集覽從將容切橫與衡通
胡有切五康曰南北為從東
西為橫橫曰以利害為從以
威勢相召為橫蓋言諸
國皆未先開東地從長
共居之魏秦相六國合親而
實秦故曰合從開西地橫廣
秦相居之張儀相秦破開
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
連橫

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
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
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
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百起謂此種
言昭曰起有
百起故曰百起
三字本元

反本

曰楚系家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也乃使令尹盡誅

射吳起而奔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

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刖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礫事楚

孫子吳起傳

黃氏曰抄錄之新莊實孫子之

三篇五篇今最前雖素耳戰者將雖素不知其意可使也太史公說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刑

死後留權

言謀則吳起者也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

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

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

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

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

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

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患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患謹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患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患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貧為人剛矣忍詢音大諾反

伍子胥傳

索隱曰鄭氏作諾諾罵也音迫能成太事彼見來之奔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貧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貧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響又古患反謂捕張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

伍子胥傳

云子勝燭庸及蓋餘之

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
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
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
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
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
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子伯州犂子曰卻
宛宛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
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
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
公子燭
庸及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
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

伍子胥傳

公子師說可讀公孫

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皐陶之後所
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
子子囊其孫名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太破楚軍
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
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
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
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
縣音古子常
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
孫子常
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
隱曰郢音以

次交衆勝天言遂節不顧
道運也天定與爲破人遂節
不可久行當自破敗也

伍子胥傳

正反又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
以并反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縣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
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
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
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
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自然後已
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

國字紀聞六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王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趙爲謀以滅吳
滅吳見吳韓王成之仇未報則使趙爲謀以滅吳而不傳包胥疎吳以勤忠

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
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

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
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外

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槩夫槩敗走遂
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槩於堂谿徐廣

曰在慎縣劉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繁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鄒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音楚地○索隱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攜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攜李傷將指李於軍郈闔廬病創反楚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叔○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大湖中叔山也解左吳世家越王勾

伍子胥傳

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山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嚭氏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也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充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

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
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
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
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
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
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
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
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
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

伍子胥傳

益作焉

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
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令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

曰腹皮

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

曰腹皮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
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
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
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
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
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
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
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

正義曰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
 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土也左傳云樹吾墓槨槨亦材也吳其土也而扶吾眼
 曰扶音烏穴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門謂縣門也今各封門縣音音姑反
 反扶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門謂縣門也今各封門縣音音姑反
 鮮音覆覆反越軍開示浦子齊壽鹽羅城開此門有鮮
 鮮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鮪魚一名江豚欲風則
 涌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刎死吳王聞之大怒乃
 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槥形正義曰盛字音成槥音古曷
 反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吳人憐
 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
 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
 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虞翻後廟吳郭
 東門內道南張晏曰胥山在大湖邊去江
 今其廟見在因命曰胥山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

伍子胥傳

此世家陽書傳云云卷之此云教傳云而立陽生未詳世家云有人立傳云子胥是為前公若簡公若悼公陽生之子則立陽生下則子至字次若實關二
 字者則可謂鄭氏教其君傳云立陽生子至字次若實關二

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山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
 古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于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
 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
 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
 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遠
 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
 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太子名友破吳
 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
 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
 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
 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日穎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地志云故號為白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事相近公徐黃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指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北又有白亭也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列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

伍子胥傳

伍子胥傳

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之左傳云石乞尹門閭公陽宛宮真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窮求須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耶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

白公已下式不無之

黃氏曰：子胥謀吳代有而勳伐
越夫不圖國遂亡然謀至卑亦
笑說人太事虧在偏人之有隙
笑不能去而之他反私託其子於
之難救而飯以取屬鍾之謀何謀
其之明若是而乃謀身之將邪初
子胥報王局而責其已甚
谷以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
君子是以知其不解之

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
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具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扶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傳

舊講世家編諸侯王列傳編朝臣而不編陪臣編孔子於世家者以素王之編弟子於列傳者擬朝臣也

黃氏曰：子胥受業身通者七
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
三十九人餘字之正存名
氏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字家語亦有七十有七人唯文翁

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曰：論語三曰政行二曰言語三曰政

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張才過人失於邪僻之過○正義音癖參也

參也魯子曰魯錡柴也愚

日愚直由也噓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噓噓○正義曰

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回也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回無幾於聖道雖數空

貨是殖億億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無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正義億字音億

史記

詳讀則極
良又不察
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下
桐提又子然下子推注云晉大
夫介子推封于介山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而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
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之君擇臣而使
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
大戴記云昭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
賤不問貧而能樂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
蓋老萊子之行
茲仁允德圖義約貨
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
不並世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
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
說死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
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肸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索隱曰自藏文仲已下孔子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
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
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
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
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

仲尼弟子傳

思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
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
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
○正義曰觀丁兮反按銅鞮縣屬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顏淵
成妙反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
也身能反禮

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瑾曰非大賢樂道不
則為仁矣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
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
樂

回也如愚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

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
樂筆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
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筆字永高

問紀元反

平人晉尚書郎作論
 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父遠
 之書年數錯謬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
 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
 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
 之車子曰與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詞孔子哭
 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
情喜怒違理顏
 回仕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
 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
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群曰言子騫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
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
論語季
 仲尼弟子傳

之祿季元

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如有復我者孔安
國曰
 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來召我者重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
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
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
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
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
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在邦
莫尚乎敬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
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
 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
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
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
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仁論語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

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

父兄不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荅異孔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

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

是卞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玃豚冠以雄雞佩以玃豚二物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

仲尼弟子傳

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瑱索隱曰瑱委注左氏云古者

之質於君然後為臣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

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請益

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子路問君子尚

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

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皆亂其於患致

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索隱曰充字弘度晉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孔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

偏信一言折獄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

者唯子路可也索隱曰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

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

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

國曰不得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以壽終也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有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有臣數而已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謹謹敬勇猛不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情恭正能善故曰執也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蒧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

仲尼弟子傳

性音恢

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色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賸乃與孔惺作亂索隱曰左傳蒧賸入孔惺家惺母伯姬劫惺於蒧彊與之盟而立蒧賸非惺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

蕢賸傳
下刪

田字記開上字手由常作亂
惠山陽氏曰由常為亂
君孟勝之字子由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君而死則
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
子或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
者誤而為宰殺也

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
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宰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
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

仲尼弟子傳

黃土者路旁土乾無濕氣以是
塗牆則旁而無成功

子達於無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荀氏曰朽腐也
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墮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
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
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
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
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賜愈猶勝也對曰賜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饗器夏曰瑚穀陳子

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
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
孔安國曰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
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仲尼第二序

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

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

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

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

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

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今有身與名共千鈞之重之有若
私曹相和則如銖兩以增有重
之是強敵也然有父子與爭強
大事之不如故曹顯名

仲尼弟子傳

曰鮑晏等即而君之功不與爲則交日踈於主是
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
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
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
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
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
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
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
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
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
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
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
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也
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勸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徼結亮反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

仲尼弟子傳

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孟音虛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悲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

人物注云子貢之事非其真也
事者而之而人轉相附入之如國
語載魯事者數有之史記附從
史者師事以相諷月子貢之在
則以言語稱其子貢之言而中
而之而之是果為是則子貢真
曰古使頃覆之人何以為子貢而
孔子不知其出列國之禍而新
至事已矣而後責焉又何以為子
左傳載越滅吳在魯三十年
是時魯年已七十年子貢得自吳
亡則霸之語稱子貢曰子親衛
有之伐魯本於懷公之廢季姬
而申田常與之伐有年若懷公之
反而而申子貢凡本傳傳記皆
此也亦足辯其妄矣然則子貢
全無足事乎據傳子貢有將伐魯
晉侯使子貢往說之有子貢言
不辭而魯亦欲伐吳斯言亦
謂之虛奉兵伐魯子貢使有
或自之而弗大子所使之子貢未嘗

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敗，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
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
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
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
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
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
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
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
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
哀十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

尼崇子傳
尼崇子傳

困學紀聞才七孔門受道唯顏
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強晉伯越是以戰
國說客視子貢之利於貨
種傳以論語之言而新其說
可乎子貢問一以貫之傳
曾子固貨殖何足以概之

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
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
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
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逐時轉貨，貨賣取資，
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
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喜揚
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

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孔子過聞弦

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

國曰言治小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孔子曰

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而用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一句子曰

仲尼弟子傳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九畫繪先布素色然後以

素亦須禮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問孔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

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

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

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

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

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

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碣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

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

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魏文

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

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

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其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鄭玄曰：于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君行如此，雖他日從在陳蔡

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

為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書

仲尼弟子傳

諸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

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

士之所在皆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

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夫聞也者，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

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魯

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

提手類：極頭之

義：謙謹，狀貌，字未盡知，未得解字。

穀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

彼起兩蛟交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

出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

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江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

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

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

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

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仲尼弟子傳

莊講云取予去就言可取者取之可予者予之可去者去之可就者就之

世勿云安亦作慶年伏同古字

密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

寫誤也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

此行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子賤

而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

賤曰我之謂在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密子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耻也

莊講云不齊治大同則庶幾矣情哉單父之小

任

引黃帝相見之事亦見
讓王篇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
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孔子卒原憲亡在草
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
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仲尼弟子傳

容

南宮括字子容

孔安國曰宋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

善居南宮

問孔子曰羿善射果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射

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夏多力能陸地行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

馬融曰禹盡力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容出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

廢孔安國曰不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

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以其兄之

子妻之

公哲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索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

子特賞數之
亦見於傳

曾歲音字哲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則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

六七八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

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

與歲也周氏曰善歲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

子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父子嘗各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

仲尼弟子傳

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曾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

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弘傳江東人矯音子庸

疵音自移反云魯人顏師古云矯疵字子庸

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曰光乘字羽古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何傳東武人徐廣曰王子中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同傳菑川人揚何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周易傳授之人

庸子庸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正義曰：若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莊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信諸達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

仲尼弟子傳

像或作寮

夫子謂季孫之

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孔子

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問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

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正義曰：孔安國云：牛，宋人。子牛，司馬耕之字。家語云：宋桓魋之弟。牛，名也。司馬，姓也。故牛以司馬為氏。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真子之器曰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

而每事從和不以禮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

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台

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耻辱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

故曰近禮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

仲尼弟子傳

周子紀聞上文記正說有若狀似孔子其五為師東家木也此鄭將問野人語耳歎孟子有若嘗謀之後弗克卒之安有微若之論乎

六十六
景行下兩子
別年丙

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昨

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

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

畏慮悲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告曰後有五文夫

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

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象來交生互內

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頤回云何以知之內象

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交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

何以知短命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文夫子也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

濁下
保本
壽下保

馬融

四才

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十請益曰

與之度包氏曰十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

繼富鄭玄曰非冉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

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

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

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

仲尼弟子傳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

聖人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

冉孺字子魯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曹邴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以下位次與相連正義位次如朱書

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面
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史記闕然自公伯
遼秦冉耕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當
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咻音赤者反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無過市顏高為衛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季李

仲尼弟子傳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

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注三十八教幻書案正義亦作三十二雖然三恐四誤

前作守

堅一字肩中一字仲

旗字旗

旗字旗

旗字旗

鄒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黃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大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趙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仲尼弟子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嚮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宛仁勇反

樂歆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

說筆述作於夫子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庸字庸

叔仲會

王篇鄒於古切音邑又音烏

邦選

忠思
或義

藏至林反並義
作義音針

邦選字子歛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建漢諱改之劉氏作邦選邦音圭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忠孔子兄之子

公西與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取鄉

異能就列

仲尼弟子傳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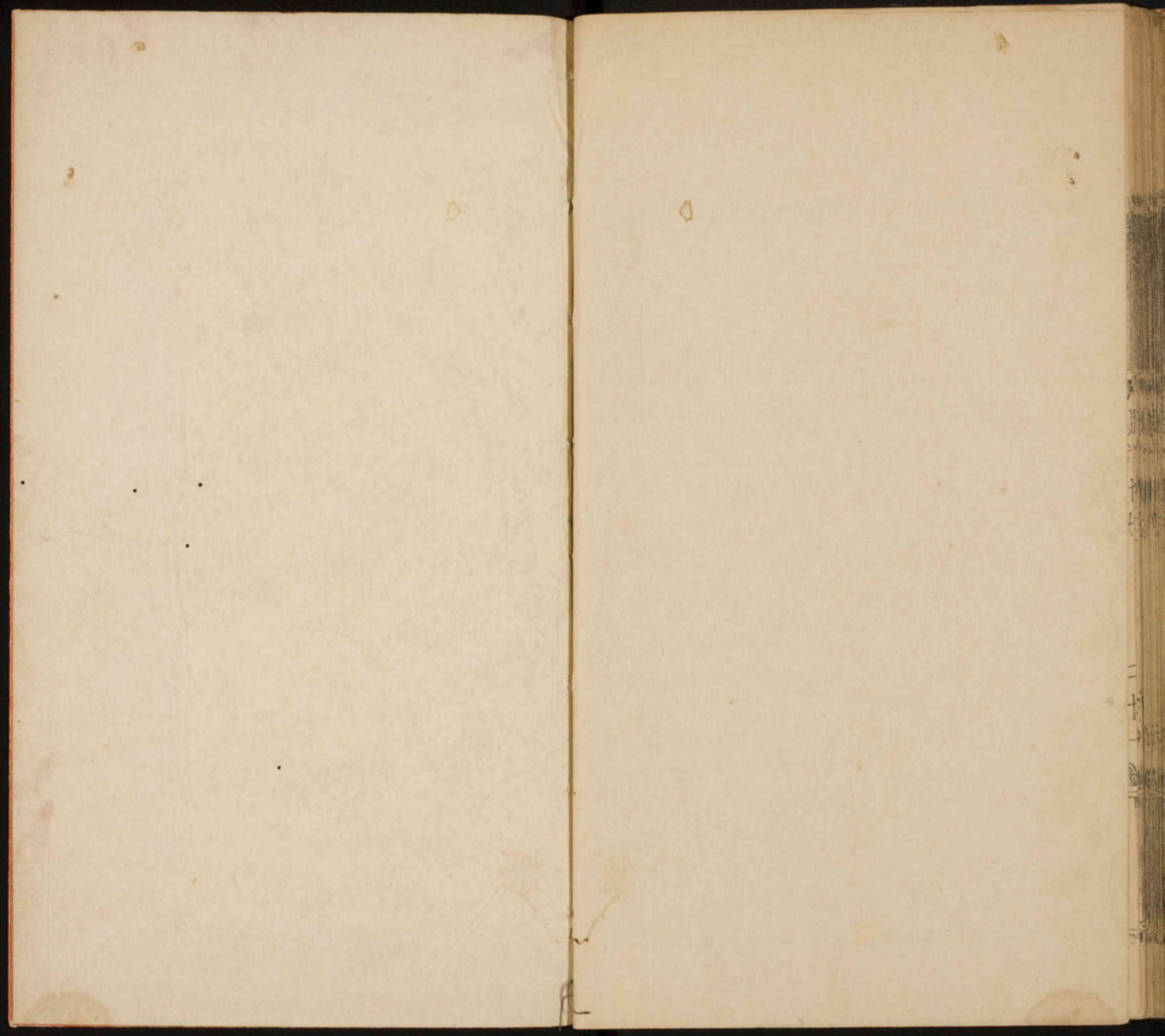
周禮記開七論諸部中張鄭康成為蓋孔子弟子中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續傳區之訛也後漢王政碑有蓋羊之棠無申棠之誤亦以張為棠則申棠中張一人亦唐開元封中棠石陵伯文封中張魯伯本朝祥符封張文宣侯又封棠淄川侯俱列從祀堂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解文又史記棠後謂之翁圖有申張申棠今亦傳禮殿圖有申棠無中張幻棠考之前以棠作棠後又翁圖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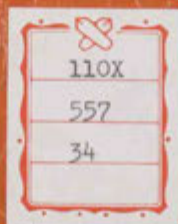


仲尼弟子傳

卷之十一

二十一





110X

557

34